

抑揚齋夜話

廖美珍 著

自序

人生晴暖

學術語絲

抑揚齋語

在聯邦德國訪學的日子里

在美國做富布莱特学者的日子里

江城紀事

代跋

抑揚齋夜話

廖美珍 著

自序

人生晴暖

学术语丝

抑揚齋語

在联邦德国访学的日子里

在美国做富布莱特学者的日子里

江城纪事

代跋

新出图证(鄂)字 10 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抑扬斋夜话/廖美珍著. —武汉: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, 2016. 2

ISBN 978-7-5622-7280-9

I. ①抑… II. ①廖… III. 散文集—中国—当代 ②随笔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6)第 026878 号

抑扬斋夜话

©廖美珍 著

责任编辑:周孔强

责任校对:缪 玲

封面设计:胡 灿

编辑室:高校教材编辑室

电话:027—67867364

出版发行: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

社址:湖北省武汉市洪山区珞喻路 152 号

邮编:430079

电话:027—67863426(发行部)

传真:027—67863291

网址:<http://www.ccupress.com>

电子信箱:hscbs@public.wh.hb.cn

印刷:湖北恒泰印务有限公司

督印:王兴平

开本:710mm×1000mm 1/16

彩插:8

字数:220 千字

印张:16.25

版次:2016 年 2 月第 1 版

印次:2016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1—1000

定价:32.00 元

欢迎上网查询、购书

敬告读者:欢迎举报盗版,请打举报电话 027—67861321



抑扬斋·斋名解

(自序)

有友人尝问：“何‘抑扬斋’？”美珍聊解曰：抑扬，张弛也，天地、宇宙、万物运行之道也。抑扬，收放也，入世行事、交往之本哉。抑扬，衰盛也，苦甘也，怒喜也，阴阳也，刚柔也。抑前扬后，人生正途，苦其返，恶其逆。抑，亦一；抑，则一；一，遂扬。张弛有度，收放自如，喜怒交融，阴阳互佐，刚柔相济，岂非人生妙境乎？“抑扬斋”，寓美珍人生之感悟，寄斋主处世之志行。如此而已。

目录 MULU

目

录



001

人生晴暖

我的父亲（上）/ 003

我的父亲（下）/ 009

邻居 / 018

这世界真小 / 021

难忘的一件往事 / 024

母亲·儿子·佛教 / 028

父亲节礼物 / 030

“掘金矿”游戏的启示 / 033

学术语丝

学术创新：佛教禅宗的启示 / 039

学术研究模式：团队和个人 / 043

澳门首届两岸四地语言学论坛 / 047

南京语用学研讨会未尽的几句话 / 050

华南理工大学法学方法论会议后记 / 053

读美国副总统拜登先生的文章有感 / 058

语言学研究的哲学观照 / 061

波兰波兹南法律语言学会议散记 / 064

法律语言学翻译丛书主编的话 / 068

《法庭问答及其互动研究》后记 / 077

为什么要学一点语言哲学 / 082

法律语言学的法哲学观照 / 084

抑扬斋语

抑扬斋·鸟事 / 087

抑扬斋·山 / 091

抑扬斋·燕子窝——兼对母亲的怀念和悼念 / 094

在联邦德国访学的日子里

研究英语，派往德国 / 099

甫抵机场，顿思归乡 / 103

理发风波 / 105

写作 *Metaphor as a Textual Strategy in English* / 109

意料之外的巴黎之行 / 113

杜塞尔多夫狂欢节 / 117

Altendorf (古门) 小姐 / 123

莱茵河！莱茵河！ / 127

杜塞尔多夫的私家花园 / 136

海涅之家，诗人故居 / 138

“天啊，我要死了！”——一次生病的经历 / 141

在美国做富布莱特学者的日子里

风情扫描 / 147

纽约观感 / 162

人物剪影 / 179

学术传播 / 189



法庭考察 / 204

艺术音乐 / 219

江城纪事

古琴台·杜十娘 / 229

东湖漫步·随想 / 233

《话语语用研究新进展：廖美珍学术论文自选集》之美珍自序（代跋） / 242

目

录



003

人生晴
》暖

我的父亲（上）

2009年4月

父亲因为患不治之症，未及花甲（按照现在的观念，应该还是盛年），就离开我们，至今已经整整十九年了！一直想写一篇祭文，追悼我的父亲。不孝的我，总是先忙着自己的所谓“事业”，很少清明回家，给父亲烧烧纸，扫扫墓，给父亲的坟头添点土。写下此文，以表达内心的愧疚。

父亲的童年

父亲的童年，其实我知道的很少。父亲自己也几乎不跟我们说起。母亲也很少跟我们说——大概母亲也不一定知道很多。那么，我又是如何知道，如何告诉读者，我父亲的童年呢？我是从这件事情上，得知父亲的童年的，知道父亲有什么样的童年——我有三个奶奶。

记得小时候，大年初二一过，准确地说，就是初三一大早，父亲便吆喝我们起床，说要带我们去给“奶奶”拜年。我常常觉得奇怪（大概我的弟妹们也是如此），奶奶不就在后间屋子里吗？不就在身边吗？怎么还要去给奶奶拜年呢？后来稍稍长大了一点，好奇心抑制不住了，便问母亲。母亲说，你爹带你们去看的不是你们的亲奶奶，生



活在我们身边的也不是我们的亲奶奶。我居然有三个奶奶！三个奶奶见证了父亲的悲欢离合！

我的亲奶奶。对亲奶奶，我没有任何记忆，没有任何印象，依稀从隔壁大爷和大妈的口中听到一些零零碎碎的东西。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，父亲生下来不久，奶奶便得了一场病。其实，在现在看来，算不了什么大病，但这场病让奶奶丢下襁褓中的父亲，自己走了。

我的养奶奶。亲奶奶不在了，父亲嗷嗷待哺，于是被托给一位离我们村不远的“桂”姓村子里的一位善良的正在哺乳中的妇人，也就是我的后来的、逢时过节父亲便带我们看望的奶奶。

我的叔奶奶，也即我堂叔的母亲。父亲脱离哺乳期，便转托给我堂叔的母亲。从此，父亲就与堂叔生活在一个屋檐下。堂叔家可谓一贫如洗，父亲从七岁开始便给人家放牛，打长工，风里来，雨里去。

奶奶、叔叔一家，我们一家，与另一个堂叔一家，共住三间瓦房。这三间房，两侧的两间是寝房，这两间房中间又分别用墙隔开，分作两间卧室。中间一间是厅堂，三家共用。这三间房的后面盖了两间茅草房，作为厨房，厨房和正屋之间，有一个小小的院子。就是在这里，父亲成婚，生育了我们兄妹五人。

父亲的脾气

长大后，母亲常常跟我说，你差一点活不到今天。母亲说，我小时候特别好哭，特别好“赶路”（一个专门用于描写小孩子行为的用语，就是大人到哪里去，孩子也要跟着去，不让去，孩子就哭闹，我们家乡的人称之为“赶路”）。大约在一个炎热的夏天，父亲吃了午饭，扛起铁锹就出门了。这时，我又不知为什么，不知好歹地哭着要“赶路”。父亲前面走，我在后面一边哭一边跟着不放。父亲终于恼了，盛怒之下，转过身来，把手中的铁锹抛过来：“再哭，再赶，我一锹斩死你！”

父亲偶尔对母亲也很凶，凶的时候也骂人。父亲有时候让母亲很



生气，我有时候不理解父亲，甚至生出恨意。但是后来长大了，自己也成了男人，就非常理解父亲。

父亲没有读过多少书，也不会说什么动听的话，不如城里人和知识分子，懂得浪漫和爱情什么的。但是我记得，在我们家乡，在农村，男人是很少做家务事的，尤其是像做饭、洗衣这一类的家务事，这些都被认为是女人的事。因此，做这些事情似乎就是有女人气。但是，在我的印象中，由于母亲身体不太好（父亲也不是只在母亲生病的时候做这些事），父亲常常不光是在外面风里来、雨里去，做犁田耕地这些事，淘米、洗菜、煮饭、炒菜，这些事父亲也经常做。那时候，农村没有自来水，洗米、洗菜，这些事都是到屋子附近的池塘去洗。因此，在那些洗米洗菜的女人中，常常会有父亲的身影。我常常想，这难道不是父亲柔情似水的一面吗？

父亲的拿手好戏

我至今难忘的一点是父亲的捕鱼绝活。除了农技，父亲还有一手捕鱼的本事。记得那时候，农村一个月也有两天的假。没有电视，很少放电影，没有现在的诸多娱乐方式，休闲的一个重要方式是去湖里捕鱼。

我的家乡水多。往南边不远的地方，就是不息地奔腾着的浩浩荡荡的长江。每到夏季干旱的时候，打开长江大堤上的闸门，江水就哗哗地流进来了。另外，家乡境内河流多，湖泊多，水沟多，池塘多，因此鱼也多。记得小时候，四月时节，清明刚过，半夜时分，春雷一炸，大雨哗哗。第二天一早起来，连接池塘的水沟里，紧靠池塘的水田里，到处是鱼，鱼不大，白花花的。

父亲不善撒网。我想，不是父亲不学，这是父亲小时候的经历造成的。父亲从小就习惯于直接与风、雨、泥土、水等这些自然要素接触，如果使一个家什，把他与这些自然的成分隔开，似乎是一件不舒服的事情。其二，网的成本高，维护和保养麻烦。父亲似乎不是那种

心很细、很讲究、很有匠心的男人。父亲使的是比较简单的“赶网”。什么叫“赶网”呢？说起来很简单，网由两个部分构成，主要构件是两根一米五见长的竹子，弯成弓状，交叉固定在一起，然后将一块丝网固定在竹竿的四个顶头，这便是网底。竹竿上面，也用一块丝网将三面围住，敞开一面，这便是“赶网”。另一个部件更简单，就是三根竹竿，固定成三角形，叫作“赶架”。捕鱼的时候，捕鱼的人，左手握着“赶网”的竹子交叉处，按在水里，触到水底。右手把着赶架，从右到左，把鱼往网里赶，赶到网口时，便迅速提起“赶网”，如果有鱼的话，则用右手去抓，然后扔给在岸上的孩子，或者放进别在腰上的篓子里。

就是这个“赶网”，给我的孩童（乃至青年时代）带来了不知道多少欢乐！多少兴奋！多少幸福！我记得，村里的人一起去赶鱼，如果大家都有斩获，那父亲一定比别人多；如果别人空手而归，而父亲却总没有空手而归的时候。父亲一般都带着我去，而我通常就是提着篓子，在岸上接着父亲扔上来的鱼。

一到了水里，父亲似乎总是知道哪里有鱼，鱼会往哪里跑，鱼跑的速度有多快。那时候，农村穷，我们家更穷，除了逢年过节，很少能吃到肉。但是由于父亲善捕鱼、会“赶网”，我们家便能时常吃到鱼。那个时候的鱼，大多是在河里、湖里、水沟里，野生野长，即便是生产队池塘里养的鱼，也是用青草喂养的，没有现在这种饲料，没有污染，煮熟了特香，很好吃，很下饭。那个时候，判断菜好不好吃的唯一标准，就是这个菜能帮你吃下多少碗米饭。父亲不但会捕鱼，也很会做鱼（当然母亲也做得非常好）。父亲做出来的鱼，似乎总是比别人家的鱼好吃。那时候，没有什么佐料，一锅清水，一条或几条野鱼，几根从自家菜地里拔起来的香葱，再加上几个从自家菜地里摘回的辣椒。经父亲（或母亲）一捣捣，满屋就会飘起令人馋涎欲滴的香味。那是一种带着鱼的野性和腥味的香味。不像现在餐馆里做的鱼，有时候，如果不是厨师告诉你，说这一道菜是鱼，你都不知道吃



进口的是什么东西。

更令我难忘的是，父亲捕鱼，但凡有所收获，父亲和母亲一定要让我们送一份，给左邻的大妈和右邻的婶婶。左邻的大妈，因大伯患病过早离世，拉扯着四五个孩子，而且多数是女孩。右邻的婶婶和伯伯，自己没有养育孩子，抱养了一个女儿，都是很少能吃到鱼的。

父亲的咳嗽

父亲去世后的那几天，傍晚的时候，我常常一个人在房子的后面呆呆地站着，我期待着一个熟悉的声音——父亲的咳嗽。那是父亲的一个习惯，我不知道父亲是什么时候养成的这个习惯。每天傍晚，从田里或地里收工回来，快到门口的时候，父亲总要咳嗽一声。我后来明白了：父亲是用这种特殊的方式，告诉我们：我回来了。现在回想起来，这一声咳嗽那时不知给我和我们全家带来多么大的安慰和幸福！我是多么、多么希望能够再听到父亲那独特的咳嗽声！

父亲的本能

我从来没听见父亲叫一声苦。我也从来没有听见别人告诉我，说父亲叫过一声苦。由于家境不好，由于经常餐食无规律，由于劳累，由于贫困，父亲一直患有胃病。但父亲总以为自己身板厚实，扛得住，很少吃药，很少看病；有时疼得厉害了，也没听父亲叫一声。仿佛父亲贫瘠的词汇里压根儿就没有这个词。我知道，这也许是父亲的苦吃得太多了，无所谓了，麻木了。但是，我也想，父亲当然知道什么是苦，只不过在为妻子、为孩子做这些事情时，苦也就不是苦了。

父亲的心愿

记得小时候，我们家在当地是以穷出名的。前面说过，父亲是孤儿，头顶的蓝天是大家的，脚踏的黄土地是别人的，没有任何继承的

遗产。世上有人先天而富，而父亲是先天而穷，这是穷的第一个原因。但是，再苦也要让孩子读书。我家孩子多，而且多是男孩，能吃。我的印象是，每到月中，米缸就开始见底了。我记得，村里跟父亲同辈的叔伯们总是对我父亲说，你家这帮孩子长大了就好了。听到这些，父亲也不说话，只是“嘿嘿”地笑笑。长大了，开始知道替母亲和父亲发愁，但父亲（和母亲）总是说，你们能读书，就读吧。

四川大学蓄须

父亲去世时，我正在四川大学读硕士。父亲的去世，令我痛不欲生（我曾祈祷上帝用我的命去换我父亲的命）。办理完父亲的丧事，回到成都，我开始蓄起长长的胡须，以寄托对父亲的哀思。

望江公园烧纸

到了“七七”，按照习俗，是应该大祭父亲的日子，蜀、鄂两地遥远，交通不便，我没能回家，于是买了纸，自己一人遥祭父亲。可是偌大个喧嚣的城市，难觅一块合适的地方。晚上，到处转了好久，最后决定来到学校旁边的望江公园。在府南河畔，烧了纸，捧进河里。我知道：府南河与扬子江相连，扬子江流经我的家乡，我对父亲的思念，一定会顺着这河水，流到父亲那里。



我的父亲（下）

2008年6月

记不得是父亲走后的第几天，上午，天晴了。母亲、我、我的三弟，我们一起在老宅旁边自家自留地里，拾掇因父亲生病、更因父亲不在而日渐荒凉的菜园子。我们一边拔着地里的杂草，母亲一边跟我们说起父亲弥留的那些日子说的一些话，还有罹患的不治之症给父亲带来的难以忍受的折磨和痛苦。比如，当父亲因病灶发作痛得不行的时候，父亲知道自己不久于人世，便在他的一生中绝无仅有地跟母亲叹息：自己怎么就这么没有寿福？……听着听着，我们兄弟俩泪如雨下。这时，反倒是母亲安慰起我们来了：“你爹活得不长，但是也活得不差。”我知道，母亲是说，父亲这不长的一辈子也有令父亲骄傲的事情。后来，过了许多年之后，当我决定写点东西，纪念父亲的时候，我细细地想了一下母亲的话，同时动员并搜索脑子里对父亲的一切可能的记忆，觉得，按照那个年代的情景，按照那个年代的标准，母亲的话不无道理。

人如果一定要比较的话，只能横向比较。父亲经历了他那个年代令许许多多的农村男人梦寐以求的事情。

首先，是父亲娶了母亲。一个男人，只要正常，一般都不会去刻意去娶武则天那样权欲熏天的女人，也不会去追求《红楼梦》中风姐



那样特别工于心计和算计的女人。无论在哪个时代——过去、现在、未来——女人的美丽、善良、勤劳、聪慧都是最令男人动心动情，最令男人珍惜和渴求的品质。能够娶到兼有所有这些品质的女人，便是上天能够给予男人的最大福分。能够娶到这么一个女人，便是男人人生最大的成功，最值得骄傲的事情。我的母亲不是一个十全十美的女人，但是一个兼有这些品质的女人。

关于第一点，我无法，也不好说，我的母亲有多么的美丽动人，我只能这么说，凡见过我的父母生养的我们兄妹五人的人，别的不说，有一点应该是可以达成共识的。那就是：我们长得都不丑。而不丑的这些成分，都是父母亲遗传给我们的。我还能说的是，我的母亲完全配得上我的外祖父给她取的名字——仙娥。

关于母亲的善良，我只想说一点。我的外祖父（包括我的外祖母），是一个骨子里浸透了儒家精神和思想的人。仁慈、博爱、宽厚、和谐、忍让，外祖父的这些思想和精神的血，一点一滴都流淌在母亲的血管里。记得小时候，我、我家老三、我家老四，偶尔也和村里村外的伙伴们吵嘴，甚至打架。每每母亲知道了，我们回家，不管三七二十一，便劈头盖脸地痛骂我们一顿；有时甚至抓起棍棒打我们。我们的母亲，从来不问一下我们是怎么回事，从来没有想到会不会是别人家孩子的过错，从来没有想到，也不知道，什么叫先发制人。一直到现在，我自己在交往或者工作中倘若与人发生不愉快的时候，静下来，常常也总是先问自己是不是做错了什么。我想，是不是由外祖父传下来的、流在母亲身上的血，也一样流淌在我的血管里。

关于母亲的聪慧。小时候，我们农家煮饭、炒菜、烧水，用的是土砖垒起的半腰高的土灶，烧的大多是棉花秆子、稻草、麦草或者干枯的树枝树叶。有时，母亲在灶上忙，我们便在灶下，帮母亲往灶里添柴火。但不知怎么回事，我们添进去的柴火，常常弄得满屋都是烟雾，而不是明晃晃的焰火，呛得眼泪直流。这时，母亲便过来，一边用拨火棍拨弄着灶里的柴火，一边对我们说：“人要忠心，火要空